

# 别“放过”地方戏的灵魂



今年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申报增加的一条新规,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和讨论: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申报项目“有使用外请主创人员情形的,在评审确定资助项目时,每外请1类主创人员降低1个排序档次”。可以看出,规定意在鼓励各剧种培养自己的主创力量,避免因过度依赖外请主创而逐步丧失本剧种特色。这也提醒我们,是时候重新认识本剧种的灵魂所在了——方言和唱腔是地方戏的灵魂,不能草率“移步又换形”,以创新之名丢了灵魂。

以闽剧为例,它以福州话为方言基础,福州话中保留了不少上古汉语的遗存并且至今保留着中古汉语“平上去入分阴阳”的“八音”调值,这种方言调值在剧种念白韵律和声腔成形过程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样的,广东话的“九声六调”让粤剧念白相比4个声调的普通话听起来更有旋律性和抑扬顿挫之感;莆仙方言用7个传统声调、15个声母和40多个韵母将上古汉语的遗存之音体现在莆仙戏中,更显这一古老剧种的古朴厚重。

除了独特发音之外,各地方言还有自己丰富多彩的词汇体系。福州话形容“很糟糕”用“平八”二字,给人“效果很差”“四分五裂”之感;巴蜀方言中“巴适”也比普通话“舒服”所传达出来的体验感更强;吴语用“芥杀格”形容“很厉害”,更加生动形象。另外,很多方言还存在“文白异读”现象。充分发挥这个特点,能够给不同行当的人物塑造出迥异的“语言形象”——白话连珠、幽默风趣的丑角儿,文读铿锵、谈吐稳重的官生,文白混读、俏丽活泼的花旦……

由此,地方戏才能乘着灵动的方言翅膀,操着摇曳多姿的口音和充满民间智慧的俗语,舞台上的人物语言才更加精准到位,角色形象更加血肉丰满,行当特色更加鲜明立体。地方戏以百花争艳的姿态充分释放剧种魅力,才有了闽剧《贻顺哥烛蒂》、粤剧《搜书院》、莆仙戏《春草闯堂》、越剧《祥林嫂》、川剧《秋江》等脍炙人口、久演不衰的一批批剧目。

这么多古老、丰富、复杂的方言体系,外请主创难有精力在短时间内熟悉并驾驭。个别强势编剧、导演甚至认为方言“土气”,从剧本阶段就刻意淡化剧种特色,更谈不上发挥方言优势。更令人担忧的是,青年一代本土编剧对方言的驾驭能力远不及前人。地方戏必须与方言“血脉相连”才能葆有自己的特殊气质。那些生搬硬套甚至极其拗口的台词,只会让地方戏的独到韵味丧失殆尽。

说完方言,再来说说唱腔。

闽剧在400多年的发展沉淀中与福州话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剧种音乐风格——你能从“逗腔”中听到“水磨腔”的一唱三叹,能在“江湖”中听出弋阳腔的高亢激昂,能从“洋歌”的平白如话中捕捉到福州的市井气息。这3大不同源头的声腔体系最终在福州方言和本土民间音乐中渗透、融合,再辅之以逗管、双清等特色乐器,闽剧声腔音乐更显特色。湖南湘剧也是将传入本土的高腔、昆腔等各类声腔在长沙方言的规范下与湖南地方音乐深度结合,“湘化”而成。

放眼望去,大部分剧种都有自己特色鲜明的乐器和曲牌音乐。泉州梨园戏的

“压脚鼓”和《长潮·潮阳春》等曲牌、江西赣剧的赣胡和《红衲袄》等曲牌、山西晋剧的“呼胡”和《平板》等曲牌……每个剧种都通过丰富的声腔、曲牌以及特色乐器,形成具有高分辨度的艺术风格。

但是,如今不少大导演都有专属配器和作曲,他们恐怕没时间细致研究每种地方戏的声腔音乐,于是出现了唱腔设计、作曲、配器“两张皮”甚至“三张皮”的现象。受到追捧的大建制乐队、交响化配器也把剧种特色乐器湮没其中。最终,当大幕开启、序曲奏响之时,观众已然分辨不清看的到底是音乐剧还是戏曲。

当然,笔者不是说倒退回师父的师父那辈人在明代、清代那样演戏才叫“坚守传承”。刘小琴先生、胡奇明女士都是闽剧界一代名伶,他们始终在大胆尝试:刘先生创造了一套旦角表演程式“脱壳”,并为之设计了一套新的锣鼓经,胡女士率先进行妆造改良来优化旦角的身材比例,提升美感。任何剧种都需要适应时代变化,一些题材也非常适合突破发展,很多创新实践值得包容鼓励。但是,对方言和声腔音乐“动手”还是要慎之又慎,切莫伤到剧种的灵魂!

当秦腔演员一嗓子从喉咙里吼到天灵盖,我们不禁被这刺破苍穹的宽音大嗓所震撼;当越剧演员一声叹从唇齿间流淌到心尖上,我们又被这小桥流水的吴侬软语所融化。这不就是西北黄土地和江南水乡孕育出来的不同方言和戏曲吗?全国300多个剧种,各有所长、各有价值、各美其美,今天的创作者要革新传统,请先进入传统。

据《人民日报》



## 《藏海传》呈现动人的人物弧光

略,又保留了现代人珍视的情感真实,成为一个既能在朝堂斗争中运筹帷幄,又依然会在情感漩涡中彷徨失措的立体人物。

剧集并未止步于智谋博弈和情感互动的表层,而是细腻描写了仇恨与救赎、小我与大爱之间的关系,又进一步诠释着这些看似悖论的关系如何被更高价值消解的渐进过程。当藏海发现蒯家灭门惨案背后牵扯到边疆战事与民生疾苦时,复仇动机逐渐让位于家国大义。剧中关键的“癸玺”线索——这个能召唤神秘力量的物件,既是导致蒯家灭门的导火索,更成为照见复杂人性的明镜,映射出利益之下的众生相。在这样宏大的叙事背景下,藏海的人物弧光显得尤为动人。他最终选择放下个人执念,从单纯的复仇者转变为守护者,这种转变并非对家仇的背叛,而是通过终结更大的悲剧来告慰逝者。他依然牢记家仇,却不再为其所困;他保持着对正义的执着,却将这份执着升华为对苍生的大爱。《藏海传》的剧名源自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而这部剧也在哲学意境中谱写出了人性光辉的诗篇,完成了一场关于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的思考和探讨。

《藏海传》对人性的深刻描摹、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创新运用,以及对“理智与情感”这一主题的开拓性探索,为中国古装剧的创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正如剧中那个在人海中隐忍前行的人物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思想升华一样,这部剧也以其独特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品格,在当下影视创作的浪潮中留下了不可忽视的文化印记。

据《光明日报》

电视剧《藏海传》以虚构的大雍王朝为背景,讲述了钦天监监正之子稚奴躲过灭门之祸后,苦学十年本领,化名藏海,重返京城,智斗奸佞,揭破阴谋,携手挚爱友人守卫苍生的故事。该剧在央视一套、央视八套、北京卫视、东方卫视和优酷视频热播的同时,亦在迪士尼全球190个地区同步播出。因故事跌宕、逻辑缜密、质地考究、场景宏阔、情感细腻、演技精湛,受到海内外观众的好评。

这部作品之所以广受好评,不仅在于其传奇故事和精良品质,更在于作品以藏海从劫后余生到出师入仕,再到真相大白的虚构故事外壳,包蕴着创作者对于成长之艰辛、人性之幽微等与现实相关话题的深刻思考。虚实之中,影像时空、历史情境与现实世界被深度链接起来,与当下观众产生心理共鸣,激发人们关于善恶、关于小我与大义、关于传统文化等内容的热烈探讨,彰显了古装剧创作所秉持的现实风格受到欢迎。

这部作品没有过多的飞天遁地的视觉效果,主角也没有秒杀反派的光环,但故事曲折、人物立体。藏海既无绝世武功,又无显赫背景。面对势力强大的仇家、波谲云诡的朝堂,他利用所学的营造

技艺、纵横之术等,保护自己,智斗奸佞。比如,他破解了断骨续的机关,成为唯一一个能从皇陵地宫中活着走出来的人;假借贵妃托梦之说,解决太后驾崩后先帝是与太后合葬还是与太妃合葬的难题;升为钦天监监正,起草颁发政令,清查渎职官员。破局的每一步都彰显出藏海的渊博知识、过人胆略和生存智慧。他的这些经历显示出,在遭遇现实阻碍时,真正的强者不是靠蛮力硬闯,而是以专业能力为矛,以隐忍智慧为盾,最终可以战胜奸佞,守护正义与和平。

藏海这个人物打动人心之处,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明明背负血海深仇,骨子里却保持着令人动容的人性温度。这种特征在每个生死一线的关键抉择中都有深刻体现:刺杀平津侯失败时,他眼中闪过的不只是功败垂成的懊恼,更有对牵连无辜者的不忍;当仇人最终伏诛,他脸上浮现的不是快意,而是难以言说的空虚与怅惘;还有对平津侯的二儿子从最初的利用算计,到后来的真诚相待,与枕楼老板香暗茶从试探戒备到渐生情愫,这些情感轨迹与他“以智破力”的生存智慧形成了精妙的呼应。正是这种理性与感性的交织,让藏海既展现了传统士人的智谋韬

## 要包容现场演出的瑕疵与失误

近期,某音乐综艺节目采取“真唱不修音+现场直播”方式播出,一方面放大了音乐和人声扑面而来的魅力,另一方面,演唱者的瑕疵、失误也无保留地进入观众的耳朵,令部分观众感到不满,甚至用相当犀利乃至粗暴的言语在网络上加以批评。然而笔者认为,无论是通过屏幕看直播,还是身临剧场、欣赏舞台表演,只要是现场真人真演,就难以百分之百的杜绝瑕疵与失误。对此,不妨多一些理解与包容,倘若过分苛责,不仅不利于提升演艺水平,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观众对现场演出质量提出高标准、高要求,完全合情合理,且很有必要。对于演艺人员而言,过硬的基本功、可靠的技艺、稳定的心态是攀登艺术高峰的先决条件。下功夫练就真本事,尽可能将演出的失误率降到最低、为观众奉献接近完美的表演,既是演艺人员的业务必修课,又是其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个别演艺人员拿敢于现场表演、直播当成宣传噱头,仿佛只要敢演就颇不得了,不能再做额外要求,这种看法令人难以接受。很难想象,离开“科技与狠活儿”就无法过活的歌手、演员,竟能成为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不具备现场表演的能力,只怕要考虑改行。

然而,能够高质量现场演出,并不等于必须“零失误”,甚至可以说,无论演艺人员怎样努力,恐怕都无法完全杜绝瑕疵和失误。就算是机器、程序,在不同条件下运转、工作也可能产生些许小毛病,更何况比机器、程序更加复杂精密,更容易受到心态、情感、环境等因素影响的人类呢?人与人在同一时空中,通过艺术进行精神交流、情感对话,表演的氛围、表演者的状态难免因现场的情况、观众的反馈等不同而存在差异和波动,其间的偶然性、不确定性恰恰带着现场表演的鲜活与温度,这是艺术的魅力所在,也参与构成某一个演出版本的独特性。在这个意义上,现场演绎可能存在的瑕疵与不完美,恰恰是另一种“完美”。如果能向戏曲大师梅兰芳、俞振飞学习,将失误转化成符合人物情感、戏剧情境的高妙艺术表达,那便是更高的境界了。

我们呼吁演艺人员不断提升能力、趋近完美,但是,对合理范围内、未造成重大损害的瑕疵和失误,不妨以平和之心看待,多给予一点包容。过分求全责备,恐怕要催生虚假、作伪,这是行业和广大观众都不愿看到的吧?

据《中国文化报》

